命運的悲歡交響曲——側寫盲人音樂家尤榮坤校友

瀛苑副刊

「正在琴藝巔峰時的尤榮坤，一口氣接下了四場演奏會。好景不常，隱忍著幼年遭受病毒入侵的右手舊傷，無法設防環境中突如其來的暗擊，來往的車輛、桌腳、椅腳、電風扇在他生活環境裡無形地威脅著他的手。有一次在活動中心練琴時，一個重音，手落下，疼痛像電流般的疾速從手流竄到心，剎那間他愣住了。原本黑暗的世界，再起了大霧。尤榮坤深深知道他的手不行了，隱忍的舊傷一次次復發起來，他的手能夠好轉嗎？尤榮坤的音樂頓時進入黑暗期。失去雙手的力量，生命躍動的旋律下了個乖張的休止符，餘音的踏板也只能將昔日的音樂旋揚在空間中了。此時，尤榮坤的心像一條崩張斷裂的弦，無法再接續了！」默岩在他的一篇訪談中，筆力沉重的寫下了這段文字。尤榮坤重重地說起「那一天是八十一年三月二十四日」。

然而生命的逼仄並沒擊垮他，在沉寂幾個月後，好友不忍見他日漸消沉，建議他改彈keyboard看看，經歷過重挫的尤榮坤，對剛買回來的山葉PSR—500新機器並不太感興趣，甚至繁複的功能鍵讓他覺得不勝其煩，好友耐心的說服他在功能鍵貼上點字塑膠紙，以便於他可以快速的記住每個鍵的功能及用途，並且才能操作得心應手。從一九九二年六月至一九九三年六月，整整一年的時間尤榮坤形容是把自己「凹在鍵盤」上面。爾後這個keyboard不僅重燃他對創作的信心，同時也厚積薄發地開展出行拓江湖、街頭演藝的新面貌。

伍、素人音樂家

這幾年來，他曾辦過多次個人演奏會，尤以去年聖誕節在

淡水工商管理學院的「臺灣的史提夫汪德——尤榮坤演唱會」最為轟動，不但嘗試口琴和keyboard同步演出，並結合生活用品（袖釦、鋁罐）作自然音效，而為他的音樂生命締造另一個高潮。此外，在淡水的「文藝季」、「文化市集」及藝文中心的演出，更是喚醒淡水居民的一分臺灣情！

他對臺灣本土音樂全方位的用心關注，可從已發行的四卷「行過黑水溝——臺灣歌謠演奏專輯」中去體現。在西洋歌曲充斥的當代，他卻積極回歸本土音樂，以不同的樂器風貌來為臺灣早期歌謠編曲，益發從精湛的演奏技巧、音樂設計及傳統用品的自然配樂中，逼顯出原曲的況味！這樣著重原味的音樂風格，是「時代的追思」！亦是「本土的認同」，更是「用歌謠採訪文化」的素人音樂家！

陸、肉眼、心眼與意眼

尤榮坤的「肉眼」雖然視障，難能可貴的是如實的掌握了每個學習契機，他雖擁有淡江歷史系的大學學歷，又是少數到美國留學的盲生，卻不斷要求自己日益精進。不論上課、聽演講、收集圖書請人代唸、或作點字筆記，他都抱鍥而不捨的熱忱，因此他兼具多學科的涵養。

談起令他意興遄飛的臺灣棒球史，他的「看」法及「見」解，足足讓我們明眼人乃致於老球迷為之汗顏；他更不吝惜地分享他的棒球哲學，甚且結合心理分析、管理學乃致史觀的人文思維。他也曾幻想有「兩個月的光明」，多麼期盼成為一流的國手，為國爭光！凡此種種都能領略出他的企圖心與生命力，不僅屢挫屢奮，也延展為豐碩的人生底蘊。「比起眼盲，人那顆無形明亮的『心眼』，其價值真正超乎肉眼之上。」他深沉而嚴肅地談到這一路蹣跚行來的存在感受；尤其是「肉眼」與「心眼」的對揚，本身就觸及到他在文化理想及現實生活上，閱人無數卻又必須

「丈量」人情冷暖、浮薄以及漲落的窘態。

於是他珍惜每個機緣搜集來的文獻資料，乃至於友朋的信札書冊和禮物，並妥貼地安排在工作室的角落，「如數家珍」地娓娓道來。但也因著後來臺灣文化本土意識的高漲，他的心血與個人經歷，也時有被人「利用」或「造勢」的功利性衝突，點點滴滴的成為他百味雜陳的生活況味，入世的「心眼」也就益發朗現。

除此之外，他更是以「意眼」來審辨音樂神髓的細膩之處。尤其針對創作者的意圖及時代背景，掌握音樂自身在情感、美感以及與讀者交感的歷程中，如何一針見血地叩住關鍵，進而還原音樂背後的時代氛圍，是他自我期許著以臺灣歌謠、臺文作品引渡更多人走入臺灣文化母體的一貫作風，並進窺臺灣人情之美，以及音樂淨化人心不二法門。(中)